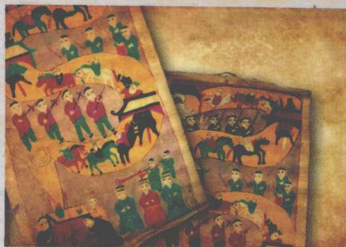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志丛书

瑶族志： 香碗



黄贵权 著

——云南瑶族文化与民族认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民族志丛书

瑶族志：香碗

——云南瑶族文化与民族认同

云南大学出版社

黄贵权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瑶族志：香碗：云南瑶族文化与民族认同/黄贵权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云南民族志丛书/纳麒主编)
ISBN 978-7-81112-900-7

I. 瑶… II 黄… III. 瑶族—民族志—云南省 IV.
K2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901 号

瑶族志：香碗

——云南瑶族文化与民族认同
黄贵权 著

策划编辑	纳文汇
责任编辑	龙宝珍
封面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900-7
定 价	25.00 元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 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云南民族志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纳 麒
副主编 王清华 杜 娟
编 委 纳 麒 贺圣达 杨福泉 任 佳
尹绍亭 王清华 杜 娟 和少英
方 铁 郑晓云 郭 净 谢沫华
瞿明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尤 中 杜玉亭 汪宁生 林超民
郭大烈 蔡家麒

总 序

纳 麒

“云南民族志”丛书是我院重点项目，该项目的立项研究是发展我院民族学重点学科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院科研方向调整后的一项重要成果。

民族学是我院的四大重点学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建立了研究机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一批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开展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参与撰写了各民族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及中国少数民族等五套丛书。以史鉴今，这些史、志一方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成为今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中国的民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写史修志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族调查及研究处于停顿状态，80 年代恢复、重建民族学科之后，我们面临学科底子薄弱、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知识积累以及对我们的知识传统也缺乏继承和梳理的状况，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拉开了距离，处于落后的地位。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补课”。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在民族学学科传统中，民族志承担着整个文化人类学资料库的重任，民族志是民族学发展的一项资格证书。而对从事民族研究的个人来说，一个没有民族志著作的民族学家，将不被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学家。云南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深厚，是民族学研究的宝地。然而，时至今日尚无一套云南民族专志丛书，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族学界相继推出了“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等，民族学著述出版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所缺乏者，唯单一民族的民族志。为此，我院下决心，集中优势资源和人才，打造“云南民族志”丛书，为云南民族学再奠基础。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 本课题由26本民族志构成，每本大约30万字。每本民族志聚焦在一个问题上展开描述，内容涉及该民族的历史、环境、生计、传统技艺、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宗教、科学知识、艺术、生命周期、文化和人物等方面。

2. 成立“云南民族志”丛书编委会，由院内外民族学、民族理论专家担任编委，编委会负责讨论、制定本套丛书编写体例、内容设定，对每本民族志的调查、研究和写作提供帮助和支持。

3. 由我院民族学所组织所内外研究人员实施调查、研究和写作。本课题将作为民族学所中长期课题研究，准备在5至8年时间内完成。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进行田野工作6~8个月，田野工作规定在特定的民族社会环境中，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务实求真”，对现实问题给予具有民族学意义的解释。在进行田野工作的同时聚焦撰写相关报告，以描述的方式记录亲

访亲历的第一手资料，视角多重横向，方法多重比较，分析注重现实，分年限、分阶段撰写某一民族专志，成熟一本，出版一本。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云南民族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了，这是我院在改革开放新思路指导下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相信它对云南，乃至中国民族学的基础学科建设及民族学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目 录

总 序	纳 麒
绪 论	(1)
第一节 瑶族概况	(1)
第二节 “香碗”释义及研究的问题	(18)
第三节 相关理论回顾	(23)
第四节 田野过程与调查、研究方法	(32)
第一章 香碗与生境、生计	(38)
第一节 生境、生计	(38)
第二节 香碗与生境、生计	(71)
第二章 香碗与人	(73)
第一节 瑶族道教概要	(73)
第二节 瑶族道教仪式与神圣人的观念	(90)
第三节 瑶族医药与“人”观	(174)
第三章 香碗与家	(217)
第一节 亲属制度	(217)
第二节 婚姻交换与婚姻仪式	(239)
第三节 香碗与“家”	(277)

第四章 香碗与村寨	(290)
第一节 历史、亲情、友情与村社的建构	(290)
第二节 寨神崇拜与祭寨神仪式	(291)
第三节 寨神崇拜与村社政治	(294)
第四节 香碗与“村寨”	(296)
第五章 香碗与瑶族	(298)
第一节 盘王崇拜与盘王香碗	(298)
第二节 香碗与瑶族	(302)
主要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10)

绪 论

“生命生活在一个两重化的境界中，它自然地作为人类的存在，同时它又分享着一种超越人类生命，即宇宙的或者是诸神的生命。……我们决不能找到一个纯粹状态的世俗存在。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生活所作出的选择都绝不可能使他真正地摆脱宗教的行为。”^①

第一节 瑶族概况

一、各国瑶族人口

据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有瑶族人口 263.74 万人，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 1 471 946 人，湖南省 704 564 人，广东省 202 667 人，云南省 190 610 人，贵州省 44 392 人。其他国家的瑶族人口情况大致是：1989 年越南

^① [罗马尼亚] 米尔恰·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3 页、第 95 页。

473 945 人^①；1989 年泰国 35 652 人^②；1992 年老挝约 10 000 人^③；1982 年缅甸约 120 人^④；1989 年法国约 900 人^⑤；1993 年美国 30 000 余人、加拿大 100 多人；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只有很少瑶族散户居住^⑥。

二、瑶族历史概要

瑶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关于瑶族的族源，学术界有“三苗”说、“荆蛮”说、“尤人”说、“山越”说、“瑶民”说、

① [越] 阮克颂著，廖玉凤译，范宏贵校：《论越南瑶族支系的分类》，《瑶学研究》第四辑（张有秀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年，第 491 页。

② [泰] B. 波查奈等著，贺志雄译：《泰国山地民族及有关政策》，《民族学》（昆明）1991 年第 3~4 期合刊，第 79~87 页。

③ 申旭、马树洪：《当代老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 页。

④ [英] 奈杰尔·哈兹尔丁：《泰国金三角的六个民族》，载英国《地理杂志》月刊 1982 年第 1 期；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 年，第 316 页。

⑤ [法] 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ione）：《勐腊与泰、老勉瑶婚姻中的“本命”地位》，1989 年云南个旧“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论文，载郭大烈、黄贵权、李清毅编《瑶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69~174 页。

⑥ 据 1993 年 11 月“美国瑶人协会访华团”访问云南时赵召山先生在云南省政协会议室的口头报告。

“濮人”说、“古越人”说、“广东土著”说、“多元”说，等等^①。但多数人认为，瑶族是黄帝时期蚩尤部落联盟中“尤”部落的一支，是古代“蛮”族集团的一部分，其先民包含在夏商至唐宋居住在今湖南五溪地区和洞庭湖沿岸的“五溪蛮”（或“长沙、五陵蛮”）之中^②。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汉文史籍中“莫徭”族称的出现，标志着瑶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具雏形。唐末、宋初，一部分瑶族开始向南、西南迁徙，被称为“徭人”、“蛮徭”等。到了元朝，两广地区已经逐渐成为瑶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据史料记载，唐代、元代已有瑶族在云南活动^③，元代似乎也已经有了瑶族在越南活动^④，但一般认为，瑶族从两广地区大量迁入云南、越南，再迁入老挝、泰国等国家，是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叶。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于东南亚战乱，一部分瑶人又漂洋过海，迁徙到了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

① 尤中：《苗、瑶族古代史叙略》，载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编《西南民族研究·苗、瑶族研究专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45页；韩肇明：《试论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载《学术论坛》1980年第2期；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李本高：《尤人是瑶族的主源初探》，载《广西民族研究》（南宁）1985年第1期；覃茂福：《瑶族两大主源论》，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武汉）1988年第1期；李瑾：《论现代瑶人与古越人的关系》，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重庆）1985年第2期；徐仁瑶：《关于瑶族源于古“徭民”初探》，载《民族研究》（北京）1983年第3期；覃茂福：《瑶族两大主源论》，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武汉）1988年第1期；容观龛：《瑶族与古越族的关系——从〈评皇券牒〉看瑶族的早期历史》，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武汉）1982年第3期；李默：《粤北瑶族历史的一些资料》，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李于芬：《瑶族族源初探》，载《思想战线》（昆明）1980年第3期。

② 瑶族简史编辑组：《瑶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③ 黄惠焜：《瑶族简介》，《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5~77页。

④ [日]山本达郎著，秦钦峙译：《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第91页。

瑶族的族称，在史书中有因其不事徭役而得等说法，但学者们多认为，更可能源自现今仍然存在于该民族的勉瑶、蓝靛瑶等支系的自称中的“尤”一词。无论怎样，自宋代有“徭”的族称以后，瑶族的族称基本上就被固定了下来。元、明、清以及民国初期，瑶族称谓常常被冠以侮辱性的“徭”。至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在广西出现了以“瑶”来称呼瑶族的事例^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把“瑶”作为瑶族的法定族称。

三、瑶族语言概要

瑶族的一些支系，在使用口头语言（口语），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言——日常用语的同时，还使用与之有较大差异的书面语——歌谣用语、宗教用语。

（一）口语——日常用语

作为瑶族母语的语言有四种，即瑶语（或称勉语）、布努语、拉珈语、汉语。

1. 瑶语

瑶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②的瑶语支。方言、土语的划分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瑶语的方言、土语应划分为：勉金方言（包括优勉土语、金门土语、标曼土语）、标交方言（包括标敏土语、交公勉土语）、藻敏方言^③。第二种意见认为，瑶语的方言、土语应划分为：勉方言（或优勉方言）、金门方言（或

① 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② P. K. 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著，乐赛月等译：《汉藏语言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年，第184~186页。

③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年。

门方言^①）、藻敏方言、标敏方言^②。第二种意见在瑶族的实际生活中具有更大的影响。比如，瑶族的拼音文字方案，基本上就是依据第二种意见来创制的。

2. 布努语

布努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苗语支。方言、土语划分为：布瑙方言（包括东努土语、努努土语、布诺土语、瑙格劳土语、努茂土语）、巴哼方言、唔奈方言、炯奈方言、优诺方言。

3. 拉珈语

拉珈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侗水语支，没有方言、土语的划分。

4. 汉语

作为瑶族母语的汉语有五种，即炳多优话、优念话、珊介话、优嘉话、景东瑶话。关于云南省景东县瑶族的语言和称谓，《思茅少数民族》一书中说：“民国以前瑶族人普遍都会讲瑶语，近几十年来，讲汉语的人多了，瑶语濒临失传，只有85岁高龄的祝兆金老人能讲几句生活用语。”^③ 笔者与李清毅、盘金祥、黄贵方等人于2006年10月到景东县嘎仰村委会的瑶族村寨进行考察时，当地瑶族已完全讲当地汉语，已经无人会讲哪怕是一个瑶语的词语。当地瑶族所说的汉语，与当地汉语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总之，如果景东瑶族过去确实有过自己的语言的话，那么，由于现在已经无法找到这种语言，哪怕一个词语，以往又没有语言学家对这种语言作过记录，所以，这种语言或许已经变成

^① 黄贵权：《云南瑶族语言和文化变迁》，载郭大烈主编《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1~398页。

^② 《瑶语（语音部分）》（油印），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苗瑶语研究室1985年编印，第41页。

^③ 云南省思茅行政公署民委编：《思茅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562页。

一个永远的谜。

(二) 书面语——歌谣用语、宗教用语

歌谣用语，指的是瑶族在创作或对唱民歌时专用的语言。蓝靛瑶的歌谣，根据其歌词使用的语言种类之不同，分为“白话歌”[pe⁴⁴（白）wa⁴⁴（话）dzug¹¹（歌）：日、歌]、“歌连”[dzug¹¹（歌）gin²²（连、莲）：日、歌]两种。以瑶语日常用语作为歌词的歌谣，是白话歌；以歌谣用语作为歌词的歌谣，是歌连。为了便于汉语表述，瑶族的歌连也可以叫做“文言歌”。迄今为止，云南绝大多数地方的蓝靛瑶，除了在婚姻仪式中需要两个前去女方家迎亲的男子用白话歌来唱一本歌书之外，其他场合基本上都只唱文言歌。但是，云南省河口县蓝靛瑶的日常对歌，出现了越来越多地采用白话歌的趋势。

宗教用语，就是瑶族用于诵唱宗教经文的专用语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瑶族诵唱宗教经文都是使用宗教用语，只是在特定巫术、宗教仪式的某些特定场合，才会使用几句汉语北方方言或瑶语日常用语。确实，在笔者已经知道的230本以上的云南蓝靛瑶宗教经典中，没有哪一本书是可以瑶语日常用语来读唱的，完全可以单独用汉语来读的也较少。

经笔者研究^①，初步得出了有关瑶族日常用语、歌谣用语和宗教用语的结论，即：其一，三者都有着各自的词汇系统，三个词汇系统之间，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不重合的部分；其二，歌谣用语词汇系统中所含有日常用语词语的数量，要多于宗教用语词汇系统中所含日常用语词语的数量；其三，歌谣用语和宗教用语都是由瑶族日常用语和变化了的粤语等中国南部汉语方言混合

^① 黄贵权：《瑶族的书面语及其文字初探》，载《民族学》（昆明）1990年第2期，第54~62页；载郭大烈、黄贵权、李清教编《瑶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3~207页。

而成的混合语。因此，在同时使用瑶语日常用语、歌谣用语、宗教用语的瑶族支系中，一个字有三个读音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如“不”字，在日常用语里读“[ma¹¹]”，在歌谣用语里读“[jam⁴⁴]”，在宗教用语里读“[pat⁴⁴]”等。应当说，这在世界上是相当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正因如此，尽管每一个身体健康、智力正常的本土瑶族人都熟练掌握瑶语日常用语，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掌握歌谣用语、宗教用语。实际上，瑶族日常用语、歌谣用语、宗教用语，几乎就相当于三种不同的语言，因此，一个熟练掌握瑶语日常用语的本土瑶人，要想掌握歌谣用语和宗教用语，是非要长期潜心学习不可的，这与学习外语并没有多少差别。

四、瑶族文字概要

(一) 方块瑶文

以往许多文献动辄就说“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说瑶族传统文字是“汉字瑶读”等。笔者认为，此类说法都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瑶族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方块瑶文。

方块瑶文，就是瑶族用来记录瑶语日常用语、歌谣用语和宗教用语的传统文字。经笔者的研究^①，方块瑶文是一种“汉字”夹杂着少量“仿汉瑶字”的文字。仿汉瑶字就是瑶族借用汉字笔画自创的字。而“汉字”则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音训并读字”，即字音、字义都与汉字相同或相近的字；二是“音读字”，即取汉字字音而不取汉字字义的字；三是“训读字”，即取汉字的字义而不取汉字字音的字。记录歌谣用语的方块瑶文之文本——瑶族歌书，在瑶族民间十分常见；记录宗教用语的方块瑶文

^① 黄贵权：《方块瑶文》，载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编《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326页。

之文本——瑶族经书，在瑶族民间更是丰富；而记录瑶族日常用语的方块瑶文之文本，目前笔者只发现有一本很著名的用在蓝靛瑶婚姻仪式的白话歌之歌书。

方块瑶文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清乾隆汤大宾修《开化府志》卷九说：“瑶人，性犷悍，自谓盘瓠之后，自耕而食，少入城市，男女皆知书。”^① 民国张自明《马关县志》卷二说：“瑶性野而多怯，不轻入城市，刀耕火种，故足迹所至，林箐难存，箐伐尽则他徙，不置田产，拙于谋生，善于打猎，男惰女勤，俗好洁……有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画似为汉人所著，但流传既久，转抄讹谬，字体文义殊难索解，彼复实而珍秘之，不轻示人，愈不可纠正矣。”^② 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地方志所记载的瑶族之“书”，这“书”指的就是方块瑶文。至于方块瑶文形成的具体年代，目前尚无确切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元代，瑶族已经使用方块瑶文了。主要依据是：其一，云南麻栗坡县猛洞乡戈主村等蓝靛瑶村寨的度戒仪式中，当写到度戒弟子的度戒地址时，至今仍照着宗教经典依葫芦画瓢地写为“大元国……”^③；其二，湖南省江永县源口乡杉木坪村一位瑶族农民家里发现了一本成书于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的《盘王书》手抄本^④。若再往前追溯，那么，唐宋时期方块瑶文已经形成，也是很可能的。主要依据是：其一，方块瑶文的形成，是道教经典传入瑶族地区以后，瑶族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加以改造的结果，而道教在

① 姜自昌、李君明点注：《开化府志点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6页。

②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16~117页。

③ 据1992年戈主村的村民邓文松先生的介绍。

④ 《民族古籍》（北京）1991年第1期，第46页。